

黃永志 學生會前會長



我不是激進。

「廢話、迴避問題！」今年政政系四年級的黃永志質問唐英年的用語，被媒體責為「挑釁」、被同學視為「無禮」，三年前擔任學生會會長參與過不少抗爭的他，本已認為是「正常的遭遇」，但仍不忘指出，高官與學生本就處於權力不對等關係，「我毋須對他『包容』，而是高官應對我毫不客氣的批評『包容』」。

黃永志解釋當日質問司長，「是因為他演講中不住強調紅酒稅寬減不少、入口量上升；但香港貧富懸殊、堅尼系數高於0.5，簡直超英趕美，唐英年為上流社會紅酒爭取減稅，豈不是官商勾結？」黃去年於社民連實習，在深水埗看到不少「月入千多元、開飯也不夠，稱為弱勢也不足描述苦況的階層」，他認為這種社會上兩極的對比，很大程度是由政府政策造成，致使他對唐英年演說的憤憤不平。

教育不是賺錢工具

黃永志不悔當日激動的指摘，「站在基層的位置，這才是應有的語氣與表達方法」，何況他並無行動衝擊，只是不拐彎地直指本質：「他是商家出身，如官商勾結的化身，例如他以教育作產業，將過去服務社會的教育扭曲成為賺錢工具，縱使未來教育的市場再大，佔再多GDP，也只是意味更多副學士、高級文憑的學生被剝削，製造更多教育市場的泡沫。」

他原本無意發問，但忍不住要戳破唐英年在台上灌輸的意識形態：「他只是在打造包容的形象，而非真正包容異見聲音與弱勢；政府有的是一切經濟為上的價值觀。」

最後咆哮

自稱「包容」、「不做政治化妝」的唐司長，卻以「不是你愈激進，我便愈要怕你」來回應學生，更使自身言論愈發諷刺。黃永志感到「學生被污名化為激進」之餘，亦對政治人物的包裝本質心灰、對改變社會現狀感到無力。未來一年畢業後去向未定，這次可能就是最後無奈的咆哮。

給唐英年打分：-100分

「他只是來做show，商家出身的他並非真的講政治抱負，而是經過功利計算，利用中大學生，塑造他『勇敢接受挑戰』的形象，其實並不關乎他的勇氣，動機不純，只有負分。」